

高桥，谁在风中吟唱你的名字

陈 鸿

在城西工作的光景，走过后塘河上别有韵味的望春桥，见过另一座巍然耸立号称“鄞西首桥”的高桥，相遇过由此得名的高桥镇。灵动的水与古朴的桥，那属于江南水乡独有的风貌，深深刻在民间。

今年春天，曾绵延八百余年的“浙东高桥会”，在沉寂七十年之后重回人间。时光回到寒冬凛冽的八百年前，华夏山河破碎，风雨飘摇。南宋小朝廷仓皇逃至明州城，尾随而来的金军四铁蹄声声，震撼了四明大地。危难之际，背水一战的南宋利用高桥一带复杂水系布下埋伏，当地百姓闻声纷纷将盛产的芦苇席铺在地上，金兵骑兵踏上芦苇席立刻人仰马翻，南宋乘机掩杀，骄横的金兵饱尝了南下第一次重挫。高桥大捷，挽救了南宋小王朝的命运。

然而，明州城还是沦陷了，劫掠、屠城、焚毁，明州城经历了建城以来最为血腥的浩劫。之后，有“状元宰相”之称的徽州人吴潜，第一次以主政者身份来到这座凋零之城，开始了明州凤凰涅槃之路。吴潜眷顾这片抗金热血之地，重建损毁的高桥，始有今之规模。修道建桥，便利了西乡交通；兴建庙宇，供奉烈士英灵。从那时起，始有了每年农历“三月三”盛大的庙祀民俗“高桥会”，方圆十里八乡的人们在欢腾热闹中，传达着共同的家国情怀。

西出望京门，河塘多高桥。昔日的河塘之上，是一座连接一座的石拱桥。高桥拱之高，船舶可不落帆而过。杭州至宁波五百里水路，船儿由浙东运河经大西坝转后塘河，在高桥处便可遥望巍峨的明州城望京门。暗自叫一声“到了”，必是游子的归心。而西出望京门，途经后塘河、浙东运河，抵达杭城转京杭大运河，可北达京师。高桥刻着“指日高升”“文星高照”的吉语，映照着游子宦官的心迹。于是，高桥，在宁波众多的桥梁中，多了几分象征的寓意，在游子过客心中，多了几分沉淀的分量。

这座千年古桥，见惯了清风与明月，经历过暴风骤雨。不辞劳苦考察农事，常往来西塘河的吴潜站立船头，看着清晨忙碌的田野，即信赋诗《高桥舟中》：“笠铺蚕种提归急，肩奔牛犁出去忙。春涨半篙波激滟，晓山一带色微茫。”赴京

赶考的学子陈著人渐渐驶离乡土，思乡之情与激昂的少年情怀交织，吟诗道：“文亭浦近邻州接，笔架峰迷故里遥，得意归来期可数，榴花如火照高标。”高桥，曾迎来过年仅二十七岁意气风发的鄞州县令王安石，目送过途经此处被押送杭州的抗清英雄张苍水，听到过苍水先生那一声回响历史时空的“再拜叹”！曾迎来过金榜题名、春风得意而归的子弟章盛，一次次目送过外出远行的本乡翁氏子弟身影，闯荡上海滩的翁景和创业致富，成为赫赫有名的“宁波帮”中的一员，尔后翁文灏、翁文波、翁心植等翁氏子弟一批批由此涉洋远行，开始了求学、报国之路。

高桥，见证了岁月的沧海桑田。这里曾有浙东第一湖广德湖，烟波浩渺，渔舟唱晚。如今，广德湖已经远去，但仍可见万顷芦苇田。

风中自在吟唱，点缀着劳作其间的人们。西去十里有桃源乡，曾依湖傍山，处处桃花盛开。如今，十里桃花的风景已无处可觅，但仍可赴一场三生三世之约，因为一段千年爱情仍在梁祝公园上演。传统的农耕方式已经渐渐淡出世人的视野，而在王大升博物馆里，还依然可以看到传统农业文化的展示，勾起现代人对远去生活的记忆。风吹过高桥的田野，这里的人们依然喜欢用雨刷的婉转，传唱着田螺姑娘的故事。

发源于四明崇山峻岭之中的余姚江，缓缓流过七千年文明摇篮的河姆渡，在高桥弯了个大大的“几”字。宽阔而清澈的江面，婉转中展示了最美的一段身姿。当地朋友的父亲曾种植了几千亩的茼蒿，尽管生活富裕，眷恋土地的他仍每日劳作在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上。我们则时常在河沟边钓黄鳝，或跑到姚江畔下小鱼笼，每日清晨必可收获几尾野生的河鲜。生活在高桥，仍能临水凭风，享受到几时的野趣，过着几分田园般的闲适生活。

浙东运河的时代已经走远，喧嚣与繁忙不再，然而河塘、石桥、大西坝依然伫立风中，守望着一段沉淀的岁月。海曙长大了，我们成了一家人。浙东运河非遗的荣耀，是高桥人给予海曙人民一份厚重的礼物。

宁波的地铁时代，始发高桥。城西，孕育着巨大的新希望，向西，可入青山绿水的四明，向东，可至繁华喧闹的都市。

只是在华丽变身间，我们期待着，广袤的田野里依然有故事在流传，青山绿水间依然有歌谣可吟唱，古村石桥里依然有乡愁可寻觅。

油菜花·草子田

寒 石

油菜花开花时节，草子翠嫩的地毯上也打满紫色小花。它们是江南早春田野的标志或代言，你没有办法把两者分开。

一边，油菜花开了，那铺天盖地的明亮、剔透、有金属质感的黄，在风中兼有波浪的强悍与温柔，一波波荡漾开去，让视力感到羞涩、无所适从；一边，草子鲜嫩的翠绿上，一盏盏多瓣粉紫色的小花，像夜幕下不停眨着眼睛的小星星，想必每一盏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。春天的田野一下就亮了。从高处看，那是两种色彩以直线加方块形式的铺陈和排列，对比度强烈。就像一个蹩脚的画匠，他没有办法把两种个性鲜明的色彩很好地调和在一起，只好一笔笔一片片简单粗暴地涂抹上去了事。涂完了一看，好家伙，美得炫目唾舌。原来在春天里，任何突兀的色彩搭配都会是合情合理、和谐的，结果都指向画和诗。

庄稼人种植油菜和草子的初衷都是为了生机。油菜是经济作物，收获的菜籽可以交售，或打油自用；草子是最好的绿肥，是大地的营养补充和对作物的奖赏。花的事业或者说风景是后来的衍生品。当人们意识到油菜花开的价值效应时，便愉快地接受了这桩美丽而让人愉悦的事业。于是，早春时节，在城市的四面八方，一方方油菜花的金黄齐刷刷地冒出来，吸引着人们日益枯竭的目光。相比之下，草子田要冷落很多。这是个功利时代，当人们在秋后撒下草子种子，开春不能收获现金或可以变现的果实时，庄稼人也失去了耐心。

但是，春天的田野仅有油菜花是不够的，这不是色泽单调的问题。尽管绵延的油菜花足以吸引如过江之鲫的赏花人。如果说油菜花关乎现实生活，种草子则跟情怀有关，体现了人们对土地和庄户人自身命运的关切和呵护。作为一种经济作物，油菜本身也是土地轮作的一部分。这块地今年种油菜，去年或来年同时节种的或许就是草子，土地因草子的献身而变得更加深厚、肥沃。当一个庄户人懒得种草子、种不好草子时，其土地也许已经濒临贫瘠化的边缘，距收获和丰收也将渐行渐远。

以前的庄户人都是属植物的，他们种地，因而更懂得爱土地。每年晚稻入库后，腾出的土地多半要撒上草子，余下的小部分种油菜，或席草。地力也需要营养。种草子是地力的最好补充。草子同时也是

牛、猪开春最对胃口的青饲料。以前种田离不开牛、犁、耕、耙、整，没有牛的参与，人会发觉面对土地是多么无助。而牛粪猪粪又是壅地的上好农家肥。这就形成一个良性循环：人经营土地，同时打理、补偿土地，而土地年年不辱使命，给予慷慨的回报。于是我们看到，开春了，油菜花开了，围绕在金黄色四周的必定是天空一样开阔、平展、绵延，并星星一样闪烁着草子。

草子学名紫云英，紫花，细嫩的茎、叶可作时令蔬菜，匍匐前行是其基本生存状态。如果说油菜花是花的丛林，草子就是一幅展开的绿毯。当你意识到自己置身传统的江南田野时，面对一幅无限延展的绿毯，就明白它的边缘或者说尽头，就该是一片纯粹的金色油菜花海。反过来也一样。油菜花与草子，就是江南春三月田野的标配。作为那个时代的农家孩子，对这样的田野景观应该不陌生。每到周末或空闲时间，村里多个半大孩子会相约来到田里，翻猪草是最堂皇的理由，目标不是油菜地就是草子田。油菜秆一人多高，顶上是汹涌的金色花浪，菜秆、菜叶则呈浅绿，疏密有致，隐隐约约，像片片矮化的森林，最适合在里面嬉戏追逐，打“游击”、抓“特务”。草子绵长的茎叶交织层叠，给大地覆上一层厚实的绿毯，兼有沙发的松软和弹性，最适合皮实好斗的孩子捉对摔跤厮杀，竖蜻蜓翻跟头。

小时候我喜静，在小伙伴们咋咋呼呼高潮迭起时，我往往不是静静地在一边睡觉，就是在装睡觉。我四仰八叉，鼻孔里填满了春天田野一众新鲜宜人味道；脑子里什么也不装，空灵得感觉身子要飘起来；静会儿眼眯会儿眼或者睁只眼闭只眼，打量一碧如洗的天空，看燕子和鸟儿在空中忙碌地穿梭，看蜜蜂拙而可爱的身子在头顶上辛苦舞动。时常还总有那么几朵美丽的蝴蝶，不断地在油菜花与草子田间作“S”状来回翻舞，徒劳往复。我怀疑这些精灵一定被菜花和草子沁人的芬芳蛊惑了，犯痴了，一直打不定主意究竟采哪种花哪种蜜。而我的嗅觉告诉我，要在如此新鲜芬芳丰繁的氛围中分辨出其中一味，委实不易。

这些年，我一直有个梦想，在某个春天去找片远离人群的草子田四仰八叉地睡上一下午。但我居住的城市周边，只见菜花黄不见草子绿，儿时的景象不再。于是这样的春天，在我眼里多少便有点缺憾了。



醉舞晨风

王艺博 绘

远逝的汽笛

黄 羊

那时家住上海十六铺码头附近。隔天清晨总能听见“呜——呜——”的轮船汽笛声，汽笛声不仅悠长尖利，尾声还转了个弯。每次听到汽笛，父亲就说：宁波轮船到了。父亲说的宁波轮船是“民主三号”轮，当时航行申甬航线，它的汽笛声悠扬鸣长，不像其他轮船放屁似的“噗”一下就完了。

父亲对宁波轮船情有独钟，天气好的日子，他常常大清早带我们兄弟去码头看宁波轮船放客。宁波轮船放客有看头。放客前出口处被大门两侧铁栏杆拦住，接客人群踮着脚，个个脖子像被提起的鸭子伸得老长，眼巴巴瞅着空无一人的码头通道。终于有人出来，人群马上骚动，在“来啦来啦”杂音中，几行李简单的旅客一路小跑，受着英雄凯旋般的礼遇。一会儿，旅客渐稠，及大群旅客涌来，或挑箩夹担，或扶老携幼，在响亮的石骨铁硬宁波话中乱哄哄拥挤到出口处。其间有人东张西望突然大叫，想必是看到了接客的亲朋……

父亲出生在宁波山下四明山里，3岁失母，与我爷爷相依为命。十四五岁就到宁波做生意，尔后只身到上海谋生。小时候印象里，父亲似乎没有回过宁波。那时我们兄妹四个，加上乡下瘫痪卧床的爷爷要寄钱，全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，哪有去宁波盘缠。父亲报老酒时，常给我们兄妹讲其小辰光“乡下头事体”。他讲的“乡下头事体”都是开心的事。或许就是受这个影响，1968年我初中毕业，恰逢上山下乡“一片红”，就选择了回乡探亲插队。

1968年底，我乘宁波轮船到宁波鄞江桥投亲插队，此时“民主三号”已改为“工农兵三号”了。

插队日子最苦莫过于思家想亲人，那是刻骨铭心的想念啊。每天吃罢晚饭，同村几名上海知青聊天，说到上海弄堂，居然都是开心的事情，差不多忘记了我们在上海的生活也是很贫困的。由此想到父亲，他说的“乡下头事体”开心的心态是不是与我们一样啊。

插队时偶尔到宁波，我常会到江北岸轮船码头看“上海轮船”——宁波人称呼的申甬航线轮船。或看到码头上停泊“工农兵三号”，心情就无端激动：明天早晨父亲听到它在十六铺码头靠岸的汽笛声，一定会说“宁波轮船到了”。插队知青大多安分守己，我们每年就是过年回一趟上海。那时沪甬间交通有轮船火车。轮船每天对开一班，都是傍晚开船，次日清晨到目的港。火车则一天两班，快车慢车各一班。那时火车慢，快车也要七个多小时，还要到杭州转车；慢车比轮船快不了多少，要十来个小时。再说票价，轮船二等舱票7元2角，三等舱5元4角，四等舱4元7角，至于五等舱，也叫统舱，船票是3元6角。而火车快车车票7元2角，与二等舱相同；慢车6元，比三等舱还贵。所以，宁波人往返上海，喜欢乘坐轮船。

春节前到上海的船票是很难买的。不过我们总有办法通过渠道买到票，当然是五等统舱的。眼瞅着春节一天天临近，我们这些知青的心也一天天活泛起来。离回家还有一个多月，我们就开始整理行李。年糕是肯定要带上六七十斤的，还有糯米，也是要带上十多斤的，尽管自

己粮食都不够吃；咸菜也要带上一些，乡下头自家腌的咸菜好吃；自留地里收获的不到一斤芝麻、几斤黄豆，一点不留统统带上……等到行李整理完毕，提一提，有一百多斤哩。好在经过农村锻炼，这点分量难不住我们。

动身那天，一大早就挑着行李到汽车站，赶早班车去宁波。到了宁波，三轮车是舍不得坐的，于是挤公共汽车。等到了江北岸的宁波轮船码头，早已是一身大汗。接下来一个白天就是在候船室等轮船，大家说说笑笑，开心得很，一点不感到时间难熬。五等统舱没有床位，偌大的统舱里铺着草席，所以抢地盘很重要。上船涌进船舱，大家马上抢占位置，等到用行李圈住我们抢的地盘，这才安心。于是，留下人看行李，其余到上面甲板放松去了。

五等统舱好处是热闹。轮船起航，统舱里出现一些“老酒群”，大家拿出准备好的酒菜，席地而坐边吃边聊，此时统舱里热闹而温馨。经常碰到这样的情景，两伙人吃着聊着，最后聊得投缘，索性合并在一起喝酒了。至于在船舱里遇到多年不见的同学朋友，或陌生年轻男女相邻而卧，谈得对心以后找了对象的，也是经常有的逸闻。

回上海是这样开心，等到节后返宁波心情就沉重了。那时船票在金陵东路1号预售，为买一张船票，凌晨就得去排队。有时候，好不容易排到了，却被告知四五等舱船票没有了，只好灰溜溜回去，第二天再来排队。当然，也有心狠时候，咬咬牙买了三等舱船票，心里要肉痛好一阵子哩。

我在宁波生活了将近半个世纪，亲眼看见了沪甬交通变迁：先是工农兵三号、四号退役，工农兵十八号、十九号接位。后又换成沪东船厂的“繁新”“荣新”“昌新”“盛新”四艘新船，连起来是“繁荣昌盛”。再接着，出现“甬兴”高速快船，将沪甬行程缩短到四五个小时。再后来，高速公路建成，沪甬客运航线终于寿终正寝。不过在老一辈人心里，宁波轮船是永远令人怀念的。

王 波

奶奶1902年出生于京东地区的农村，是一个小脚老太太，不识字、没有文化，甚至没有自己的名字。我只知道奶奶娘家姓张，她是从几里外的邻村嫁过来的。后来我上学填写各种表格，在家庭成员奶奶一栏上写的是“王张氏”。在我的记忆里，奶奶连镇上都没去过，她一生出的最远的门儿大概就是曾经到过已出嫁的自己的女儿家，有18里路。奶奶只有两个孩子，我的姑姑和父亲，姑姑是奶奶的第一个孩子，比我父亲大20多岁。据父亲说，姑姑之后奶奶也陆续生过孩子，但都夭折了，到生我父亲的时候，奶奶已经40多岁。

父亲12岁时，爷爷去世。孤儿寡母过日子很是艰难，即使这样，奶奶硬是供父亲读到了初中毕业。父亲当年在村里也算是个文化人，一直在生产队当会计，过年时还经常给街坊邻居写春联。由于父亲自身读过初中，所以对我弟弟、妹妹的学习非常重视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我们兄妹几个相继考上大学。一户农家出了三个大学生，这在当地也是出了名的一件事情。

我从小由奶奶带大。1970年春天，不满6周岁的我上了小学。上学第一天，奶奶送我去学校，她拉着我的手，帮我提着书包，边走边叮嘱我要好好念书。那书包是开学前几天奶奶用一些碎布头给我精心缝制的。在我读小学和初中的时候，母亲在村里当赤脚医生，有时还参加公社组织的计划生育小分队去各村转悠，工作很忙，经常不在家，照顾我们兄妹三个全靠奶奶了。

1976年唐山发生大地震，我家乡距离唐山才100多公里，震撼强烈，我们镇里也死了几十号人。那天，我照例和奶奶一屋睡，地震把我 and 奶奶给震醒了，

没有名字的奶奶

奶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我说：“奶奶，地震了，快跑，我背你走！”奶奶叫着我小名，“你背不动我，你快跑，别管我。”无奈之下，我跑出屋外，不久父母及弟弟、妹妹也及时跑了出来，我站在院子里大声喊着奶奶……由于我家的房子是地震前一年新盖的，没有被震坏，奶奶虽然没跑出来，却也安然无恙。

1982年，我考上大学，离开家乡远赴外地上学，从此半年才能回一次家。1986年我大学毕业，分配到了一所部队院校。我工作了，挣工资了，决心好好地孝顺奶奶。上世纪80年代流行的营养补品如人参蜂王浆等各种口服液，我每次回家都要给奶奶带几盒。奶奶每天都喝这种口服液，令村里其他老太太们羡慕不

已。1988年春节我给家里买了台黑白电视机，奶奶也能看上春晚晚会了。那年暑假，我有了自己的照相机，专门买了彩色胶卷，回家给奶奶拍照，有屋里的，有院儿里的。其中有一张是在院儿里照的，从镜头里望过去，奶奶坐在小路中间，背后是婆婆的树影，两侧是碧绿的草球，奶奶面带微笑和蔼地望着我，一脸满足。

记得是同年的11月末，我去省城出差，顺便去看望在省城上大学的弟弟。我俩刚吃完晚饭，突然接到我女朋友的一个电话，说单位收到家里电报，奶奶病故速归。我非常震惊，当即决定和弟弟一起连夜坐火车回家。但是火车只能坐到北京。我俩当晚9点多到了北京后，搭上路边一辆正要发动的卡车，半夜12点多终于回到村里。到了家门口，一切静悄悄，没有一丝动静，难道奶奶这么快就去世了？我连忙跑到窗前，大声叫着父亲，父亲听到了我们的声音，平静地说：“你奶奶还在呢。”我冲进屋里，看到躺在炕上的奶奶，说不出激动与高兴，奶奶还活着，奶奶没有去世。原来是那位粗心的女朋友，把电报的“病危”看成了“病故”，害得我虚惊一场。

奶奶患了脑血栓，经村里医生全力抢救，命总算保住了，但已经半身不遂。一个月后，1989年的新年到了，我元旦放假回到家里，奶奶已经处于昏迷状态，几天水米未进了。我伏在奶奶脸上轻声呼唤着奶奶，奶奶在昏迷中知道我回来了，嘴角微微颤动，脸上掠过一丝安慰。1月3日凌晨1点，奶奶终于离开了我们，享年87岁，我哭了整整一上午。

我母亲曾说过，你奶奶有一颗佛心——这大概是世间儿媳对婆婆的最高评价了。今年是奶奶诞辰115周年，当我写下这些文字，禁不住眼泪涟涟。